

豐  
清  
敏

遺  
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豐清敏公遺書序

豐清敏公爲吾鄉儒宗從學於王鄞江致樓正議郁而與王桃源說爲友者也公所爲書著於寧波郡乘者曰古易魯詩春秋禮記正說著於鄞志者曰渾儀浮漏景表銘詞著於宋元學案者曰孟子注今其書皆不傳傳者朱子所引孟子注三章而已其詩既稱述於王伯厚又嘗誦於袁絜齋選於宋文鑑宋詩紀事而彙集於鄉之志其文則僅僅錄於宋文鑑者二篇其行實則宋史傳之王偁東都事略傳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傳之

豐清敏公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至四明圖經寶慶延祐諸志鄞縣志暨蔣榜菴私著鄞志稿莫不傳之且散見於諸家雜說尤多而最詳且備者則公弟子興國李朴所撰遺事是也末學讒陋如壽鏞者更何敢贊一詞顧維壽鏞甬人也又居月湖欲循小溪蕙江以經馬園而至觀音橋訪其遺趾邈不可得徒見武陵桃源諸水汨汨東流蓋子孫之星散久矣然吾鄉學統肇始慶曆五先生而公得師其二人而友其一人學問淵源其來有自當是時舒信道坐廢二十餘年公一言而起守郡蔣彥昭

名浚明見榜菴鄞志稿

出公之門

力爭新法以至貶官遠謫公救得免其愛護善類及於鄉人者非本其所學然乎至若伊川先生坐徙涪州公獨餽贖功臣配享太廟力言司馬光呂公著當預則尤守正不阿者歟夫宋之史臣以水幾於道相喻謂其萬折必東其性無時而不正也朱子取之稱其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壽鏞因而推其義以爲有本者如是固也雖然海則廣矣大矣非惟連天巨浸時時有檣傾楫摧之虞

公往高麗大風折檣對神

宗曰巨浸連天風濤常然

而羣陰未能廓開大明所不及照豈無顛

聖濟敏公遺書

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倒變亂相與激盪者乎抑當海闊天空之際俯仰身世豈若鳧雁去來不足爲江湖多少者乎難盈者人之方寸其不塞不止乎富貴之移人多忘其初其能慎於涓涓乎

均見李朴遺事

然則川上之說固足喻公之清德人心畏暑水面搖風公之志不爲天下諒而卒以齟齬終爲可惜也壽鏞旣輯公遺書因論其表裏俾後之人有考焉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豐清敏公遺書總目

詩文輯存一卷

遺書一

奏疏輯存一卷

遺書二

遺事並附錄各一卷

遺書三

遺事新增附錄一卷

遺書四

遺事續增附錄一卷

遺書五

遺事校勘記一卷

遺書六

豐清敏公遺書

總目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目錄

詩

和章質夫運司園亭詩十首

西園

玉谿堂

雲峯樓

海棠軒

月臺

翠錦亭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潺玉亭

茅庵

水閣

小亭

題朱樸隱居天和堂

荷花

幸學詩

霧山

句

文

辭免左諫議大夫

上張虞邵書

臺清敏公詩文輯存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遺書一

宋鄞縣豐稷相之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覽輯

詩

和章質夫運司園亭詩

西園

仙化二十四境遠難遍探錦城使君園雅與雲洞參迴  
光試一覽紫翠絕西南池映金波淨花靨玉露甘

玉谿堂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水從何來應是崑山頂醜成綠玉池虛堂逗清影公  
退冷然賞了非心外境魚泳陽光動鳥啼春晝永

雲峯樓

雲峯在何許樓倚青霄端每來注目不覺生羽翰終  
藉好風力雲散銀闕攢隻履西歸客應笑空倚欄

海棠軒

文錦初動機晨霞欲敷照香傳雪樓濃影落玉谿倒子  
美不能賦春工一何妙惟有賞心人相逢祇微笑

月臺

石印魚在屏屋透星入角迺知明月光日用人不覺陟  
此百尺臺餘念坐削剝洞曉弦望機仙丹茲可學

### 翠錦亭

檐外列脩木凜凜正人氣有德必有文爛兮五色備豈  
同天韶花弄春張繡被須信輪囷材堪爲萬乘器

### 潺玉亭

養源在西山如玉抱精白引之落錦渠歷耳不可擇風  
雨雜鳴球珠璣瀉雲液恰似偃溪聲醒悟迷途客

### 茅庵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覆以潔白茅環以琅玕竹天籟旁鼓笙月沼對鋪玉借  
問清坐翁外此更何欲笑看博山鑪香飛柏子綠

### 水閣

長虹臥松江一葦航大河豈如此安穩無復畏風波幽  
香萃花鳥魚藻旨且多徙倚小欄曲月色透薜蘿

### 小亭

東西對孤鶩杖履可幽歇容光日月來矧此明四徹鱗  
木張幄翠蜃泉飛玉潔往往得意時宛在廣寒闕

以上全蜀

藝文志成都  
縣藝文志

題朱樸隱居天和堂

路左漿先饋門前履幾重  
勇歸塵事擲恬處道心濃  
弄

水知幽谷觀雲想妙峯  
夜深孤鶴唳清露滴高松

志

至元嘉禾

荷花

桃杏二三月此花泥滓中  
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  
淨

刹如金湧嘉賓照幕紅  
誰歌採菱曲舟在曉霞東

宋文鑑

幸學寺

和呂大防韻 壽鏞案汴京遺蹟志目作駕幸太學

鳳幄雲開日月章

汴京志作光

九霄鳴蹕下虞庠  
朝元俊

汴京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作進士鴻成列拱極名臣  
玉照行問道賈生稱五學  
乞

言戴聖美三王上心夙悟  
周公戒天下安危自一堂

壽鏞

案豐慶新增遺事附錄云開封府學石刻宋元詩略云據汴京遺蹟志採入

霧山

在邛州

霧山環合自雲川  
戶有清溪種玉田  
萬樹桃花不知處

幾人曾得問秦年

方輿勝覽 壽鏞案宋詩記事作王巖叟詩待攷

句

口來月往無成期  
好把心源早夜思

繫齋集

文

辭免左諫議大夫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以體上心不以淫巧爲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上張虞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

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  
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  
之人少不加意爲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  
旣仰止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毫則  
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  
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  
天幸獲爲屬吏今旣遇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  
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  
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以上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文

鑑

案四明文徵有清敏撰宋光祿大夫袁  
公穀墓志核其文出於僞託故未採入

豐清敏公詩文輯存



豐清敏公奏疏輯存目錄

初任殿中侍御史疏

劾劉仲馮疏

睿方苦寒疏

韶樂士宣等入內疏

揭蔡京蔡卞姦邪疏

論章惇蔡卞登對

劾章惇疏

再劾章惇疏

豐清敏公奏疏輯存目錄

請申飭史官疏

在經筵講讀進書

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疏

崇儉愛民疏

不求邊功疏

內君子外小人疏

守杭請減本路歲供疏

再請減本路歲供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清敏公奏疏輯存

遺書二

宋鄞縣豐稷相之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覽輯

初任殿中侍御史疏

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  
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  
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  
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  
一動於深宮之中思所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  
旃之上思所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  
美中國旣安四夷誠服矣

劾劉仲馮疏

昔元昊嗣立楊告爲旌節使元昊初設席自尊大告遷  
坐就賓位以抗之終不少屈後郭勸爲起復使所遣百  
萬悉拒不受逮慶曆中內款自新及諒祚立朝廷遣冊  
命而夏人方圍慶陽知延州程琳止詔使於鄜州曰夷  
狄貪此可緩慶陽之難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  
果喜而迎冊使且解圍而去今誕聖之節萬方來賀乾

順輒失臣禮奉世徒利其賂遺不顧國家大體擅入其國宜按其罪

春方苦寒疏

自二聖臨御朝廷清明未嘗私一喜怒以進退大臣未嘗偏一愛憎以榮辱多士無煩褻暴政淫刑濫罰雖堯舜用心無以尙茲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見邪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至歟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中任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以致中外有危疑之心乎豈同治平初有任守忠詭謀

墨清敏公奏疏輯存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離開兩宮而史昭錫王士安之徒肆姦惡以駭眾聽乎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消復而輕怠簡誣則凶變必至願陛下開廣聖德祇畏天心延問名臣思求其故總正萬事保合太和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尙姑息之政言如春陽之溫而不暴動如祥風之扇而不急六宮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

詔樂士宣等入內疏

陛下初聽萬機宜登進忠良以輔聖德今未聞有所拔

擢而首召士宣等傷美德於天下臣竊惜之望留神大  
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令士宣等各歸本任  
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欽日躋爲百世之盛王  
惟陛下裁擇

揭蔡京蔡卞姦邪疏

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錡  
合奏時公爲御史中丞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知江寧府事蔡卞兄弟同惡迷國  
誤朝爲患甚大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  
職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覬大用京好大喜功銳於改  
作若果大用必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

鹽清敏公奏疏輯存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此墮矣

壽鏞案疏詞本畢沅續資治通鑑及寶  
慶四明志與李朴撰遺事稍有出入

論章惇蔡卞登對

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爲聖母主  
張乎當紹聖元符閒章惇蔡卞竊弄威權陷哲宗於有  
過之地廢元祐皇后於瑤華宮京皆與有力焉惇卞之  
惡賴陛下神斷投之外服而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  
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  
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也

劾章惇疏

哲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爲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以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乃王曾對仁祖所謂憸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法度不足爲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又以言語不足爲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爲不軌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陛下尙優容之乎祖宗怒之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之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

### 再劾章惇疏

武昌軍制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鏗張商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施行希助惇爲惡布在王言掩宣仁聽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鑑鐸編類章疏隨惇好惡爲之重輕

存沒名臣橫遭貶竅祖洽觀望惇意欲擅元豐之末命  
輕奏王珪圖危正統議罪麗罰宜不在安惇蹇序長之  
下

請申飭史官疏

史官修神宗實錄僅二十年輒以王安石家日錄亂之  
置而不問修哲宗實錄事未類筆未下議者謂徒爲誦  
書於後世而相與依違不決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天下  
願選擇史官申飭成書

在經筵講讀進書

豐清敏公奏疏輯存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主自用則近習悅人主自聖則諛臣進祖宗艱難之  
大業天下生靈之休戚繫焉聖慮可斯須忘直言正諫  
乎元豐中王師覆於永洛神宗泣諭宰臣悔不用呂公  
著言今後輕議用兵與卿等刻骨爲戒今河湟羌種未  
寧臣願下沛然之詔許其自新不置漢宮不留戍兵令  
自擇其酋長朝廷從而命之則所損者遠略之虛名所  
存者初政之仁德可以光昭先帝戒用兵之聖訓唐太  
宗時魏證引齊威公以無忘在莒之論從而警戒之蓋  
富貴之移人也多忘其初臣願陛下無忘龍德宮時則

聖德日躋享天遐福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年聖人之心  
顯於名實之中則號令信於天下臣願尊賢納諫舍己  
從人夫是之謂建中近習不敢爭爲奇技淫巧侵玷恭  
儉之化近戚不敢干預政事招權市恩夫是之謂靖國  
體元謹始之道無以尙茲

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疏

臣聞仁宗衾禭祿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嘗曰朕宮中自奉  
止於如此祖宗家法粲如日星自古帝王踐阼之初未  
有不以節用愛民爲宗廟社稷之永圖奈何奢侈之端  
生於微而不自知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  
樂則政事荒紀綱亂天下之勢利去矣

崇儉愛民疏

陛下卽位未久施德曰淺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孝復  
置御前生活所以供內庭之用外議不曉聖意竊謂陛  
下好修造尙侈輕費用不惜民力臣願陛下約己以養  
天福愛民以永天壽難盈者人之方寸之地耳貴不期  
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陛下初履帝位罷邏  
卒減苑作禁鑊金休工役德意布於四海和氣生於天

地年穀順成幾徧天下臣願陛下厲精爲政崇儉愛民不移踐阼之初心則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

### 不求邊功疏

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臣恭惟先帝在御十有九年制生財之法以同民利以實國用紹聖元符中匪人用事興起邊患倉府耗蕩百姓餓損斥堠雖遠飛芻輓粟以贍戍兵坐困中國勢不久支仰賴聖心節用於內息勞於外必先仁覆天下使人心和樂天地休應年穀屢豐方能釐補瘡

豐清敏公奏疏輯存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疣庶幾平治中夏旣久遠人自服安用進兵耀武以經遠略神考以用兵爲刻骨深戒願陛下敬而守之任崇璟之賢而不求邊功夫悖卞之邪而不窮民力太平之基業實在於此

### 內君子外小人疏

堯舜之世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無他道焉內君子外小人故也爲人上者體堯蹈舜必先以是潛於心而戒多欲委任正人不以浮言搖動則讒毀之路塞而朋比之風黯然自消王道平朝廷尊草茅賤臣皆得竭忠



以聞況賢在位能在職乎大臣與國同體任之不疑則  
心得惟一天下可合謀而治讒閒無自而至矣比有議  
者謂臺諫官爲天子耳目選自朝廷則爲大臣耳目矣  
故諫官不歸於國論御史不歸於憲府祖宗法制格而  
不行先入之言豈無唐陳師合之意乎治世多君子未  
嘗無小人亂世多小人未嘗無君子人主建大中之道  
以靖人心明乎安危之幾取舍之道而已若使君子小  
人雜處於朝必消泰而爲否

守杭請減本路歲供疏

豐清敏公奏疏輯存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願減本路今歲上供錢斛之半候來年收熟分兩歲起  
發

再請減本路歲供疏

方今民病粒食不給州縣以上供促督租稅急於星火  
民益無聊賴且將轉徙則其爲他日經費之慮者尤甚  
願少紓之以救溝壑之急

豐清敏公奏疏輯存

豐清敏公遺事

遺書三

宋章貢李朴先之撰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公始弱冠以進士求鄉薦主司以丈夫不屈威武爲賦題試出同舍生各誦所程文自矜揚以爲得意公在下座獨默然人或易之強公舉似公徐誦之眾聞小賦已愧折至使秦完壁高風獨揖於相如阨虜持旄壯節自全於蘇武滿座大驚眾乃謝曰君魁薦必矣徹棘果首冠始仕主蒙城簿書時宋莒公鎮亳聞公名屢以問郡寮眾

豐清敏公遺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勉公獻書求知公終不從莒公益器重公亟召置之郡學俾講授諸生欲薦之朝乞召爲直講官會莒公薨遂寢爲襄州穀城令縣居漢上號劇邑富貴豪族聚居前令辭能以苞苴自潔公獨以善政公平稱曾子固韓持國相繼守襄皆深奇公與爲筆研友不以諸吏待之時兵部侍郎葉康直宰光化亦有能名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直如衡持國嘗曰豐葉二令他日必皆清近丁太夫人憂居喪自毀幾不能勝杖而後起疏食徹味逮禫除始復常安厚卿安撫河北京東辟爲

屬官同列往往務矜肆過飭輿馬凌忽州縣公獨不爲表襮每單騎挾以一卒所至躬見父老延問疾苦接官吏盡禮人皆歎服厚卿於是益歎重之使高麗因以爲書狀官涉海大風折檣舟幾覆眾惶遽莫知所爲惟公神色怡然厚卿握公手曰有諸內者必形諸外於君見之矣君未易量也在選調幾二紀不求薦章人鮮知者自高麗還厚卿與副使陳子雍睦言諸朝乃改著作佐郎改秩選知封邱縣爲畿邑若素權要請託公亦不峻拒第直其情取平於法終不以人爲重輕人亦不敢干

豐清敏公遺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私民吏畏愛之會御史中丞李資深定薦公可爲臺官召對敷奏稱旨神宗嘉之且問公曰卿嘗往高麗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公對曰巨浸連天風濤乃其常然商舶往來尙絡繹況仗朝廷威靈豈復有畏上又問聞卿知佛教其理如何對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如陛下天縱生知故能灼見天下之務其理正如此上笑曰卿言是迺曰大臣薦卿清修儉直宜爲御史卿退卽有除命翌日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自潤州召知制誥公言安禮守潤所爲不法及飲宴刁約家因

誘其二婢辱之淫邪不可侍從章累上不報已而安禮遂遷翰林學士公復言安禮罪當譴逐陛下置而不問今又躡等超擢實內結近習不知悛畏臣言如不用願黜臣以勵風憲章復上上命宰相王文恭公宣諭公曰安禮事誠聞有之然朕以其兄安石有功朝廷今閑居江寧昨遣其弟安上爲江東監司使照卹之乃與孫珪爭論停廢在家今若行遣安禮恐無人照管安石朕當戒約之如不悛改當如卿所奏祀神州地祇公爲監祭言獻官賀某昏耄跛倚非盡敬意且某除守華州觀其

聖清敬公遺事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甚必不能當承宣之寄願令歸老某以宮祠罷王文恭公子仲煜以姦污爲有司所劾公言王珪備位元宰不能肅正閩門使其子所爲若是何以糾正百官宜從罷免章惇參知政事御史朱服言其與周之道請託事詔公劾實公分別是非論列曲直不爲子厚地惇坐出知陳州知秀州吳安世以賄濫得罪公言本路監司葉義叟孫昌齡胡宗師朱明之等嘗論薦安世再任蓋安世宰相吳充之姪義叟等意懷阿附以污爲清以偏爲平何啻指盜跖爲伯夷乞併按其罪公爲御史三年彈

劾不避權要神宗嘗謂諫官舒亶曰豐稷論事最誠實  
公益感勵執政忌之會高選館職遂徙公著作佐郎在  
館逾年遷吏部員外郎時王安禮方爲右丞公嘗搏擊  
之引嫌自列詔不許章三上乃罷新命提點利州路刑  
獄公在利路會軍賊王冲劫略商號金洋間有旨陝西  
與利路京西提刑督捕盜官擒捉久未獲詔促限愈急  
公躬率巡尉扼截險要至踰時不歸廨舍冲與其黨欲  
度漢中而公以兵阻隘卒不得西遂爲險軍所擒哲宗  
卽位徙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西蜀繁富風俗華侈摸石

聖清敏公遺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爲奢僭帥守監司往往勉徇其  
俗謂不如是必召亂公至適冲元爲帥章質夫孫亞夫  
皆爲漕俱以簡儉稱一時會遇燈火蕭然蜀人歎服其  
俗頓革爭寫爲圖畫以爲冥集奢侈之戒按刑兩路於  
刑讞尤盡心所平反幾百餘人察視屬吏清濁必辨召  
爲工部員外郎未踰月用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  
王明叟覲薦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  
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公疏言  
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

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所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旃之上思所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旣安四夷誠服矣夏國主秉常死詔遣起居郎劉仲馮奉世爲冊使立其子乾順會宣仁垂簾坤成節上壽而乾順違故事不遣使者仲馮遂出境公劾仲馮且言昔元昊嗣立楊告爲旌節使元昊初設席自尊大告遷坐就賓位以抗之終不少屈後郭勸爲起復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逮慶曆中內款自新及諒祚立朝廷遣冊命而夏人方圍慶陽知延州程琳止詔使於鄜州曰夷狄貪此可緩慶陽之難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而迎冊使且解圍而去今誕聖之節萬方來賀乾順輒失臣禮奉世徒利其賂遺不顧國家大體擅入其國宜按其罪章數上未報會公遷右司諫表辭因言兩對清光之下具彈冊使之非云云而仲馮遂以贖論荆王揚王當元祐初尊寵莫與比隆嘗令成都府路

走馬承受造錦地衣公以白中憲請率臺諫言之中憲  
狐疑未決公卽獨奏劾以謂二聖節儉朴素欲以化天  
下而近屬奢侈僭靡至如此官吏輒奉承宜糾正其罪  
以示人奏對敷陳不已在廷皆悚息及出殿門監察御  
史趙帆時與公同進對退謂公曰聞君言使某汗流浹  
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何患不太平不數  
日改國子司業遷司業一日薦京西三學官潁州教授  
陳師道潁昌教授鄒浩蔡州教授晁說之無不稱伏呂  
申公時爲相公往謝申公申公素寡言語謂公曰惟寡

豐清敏公遺事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慾可與言道居典胄三歲不遷會右史闕執政進擬皆  
未允詔以公爲起居舍人中外大愜哲宗御邇英講罷  
以御書徧賜講讀官因賜左右史特書杜甫登善福寺  
閣詩以賜公中書舍人鄭雍使契丹命公攝其職數月  
絲綸所播天下傳誦以爲得西漢體御史中丞趙君錫  
等疏言近日制詞惟豐稷有古體公爲右史踰半歲將  
以次遷西掖會王安禮守成都以奢縱被謫執政有不  
悅和甫者以公爲御史時嘗亟彈之乃候公入直降制  
公務大體薄其罪當路不喜讒謂公昔嘗言安禮今反

願望罷爲太常少卿公力辭乞補外章六上頓起謂公曰盍受命士將以好名議公公曰士願所行當否不當避名會趙君錫等疏聞當路亦悔之公爲少常兩月執政悔用公不盡其材乃遷公爲國子祭酒時士久以浮靡虛誕相高自公爲司業誘誨斥黜必當其實所獎與者若馬涓張庭堅之徒已服眾望頃之二人聯中甲科士益以公爲知人洎長學省庠序之士踰三千莫不望風慕嚮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命關門撤去詞伺而士

豐清敏公遺事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敢出呂丞相大防聞之歎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元祐六年冬享廟禮畢詔用近臣言回駕視學莫謁先聖因命公講尙書無逸講畢致謝上宣答卿問學該博多所發揮面賜三品服翌日詔兼侍講儒者榮之權刑部侍郎公素以儒學聞法吏頗易之及掌邦禁執丹筆細大必盡其情而靡不當於律以舞文自任者大畏之方春苦寒雪公疏言厥罰異常自二聖臨御朝廷清明未嘗私一喜怒以進退大臣未嘗偏一愛憎以榮辱多士無煩徭暴政淫刑濫



罰雖堯舜用心無以尙茲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見邪  
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至歟豈  
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中任羅崇勳江德明等  
訪外事以致中外有危疑之心乎豈同治平初有任守  
忠詭謀離間兩宮而史昭錫王士安之徒肆姦惡以駭  
眾聽乎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  
消復而輕怠簡誣則凶變必至願陛下開廣聖德祇畏  
天心延問名臣思求其故總正萬事保合太和任賢責  
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尙姑息之政言如

韓清敏公遺事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陽之溫而不暴動如祥風之扇而不急六宮和於內  
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

館伴契丹遂爲正旦

或作生辰

國信使虜中接伴劉菁

六符之孫

蓋在其國以名臣稱見公深加歎服時宣仁稱制兩宮  
偕遣使同行者四人嘗館舍坐久焚香霽起曰此香特  
爲公設也虜中故事使者有射弓之宴公素未嘗持弧  
矢及當宴引弓一發中的虜人相顧歎服副使郝某退

謂公曰某世轅門非不習此今日見公中的實非素揣  
公謝曰此朝廷威靈使然也哲宗親政詔外任內侍樂

士宣等入內寄資供職公言陛下初聽萬機宜登進忠  
良以輔聖德今未聞有所拔擢而首召士宣等傷美德  
於天下臣竊惜之望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  
治之意令士宣等各歸本任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故  
能聖欽日躋爲百世之盛王惟陛下裁擇在刑部幾再  
歲故事權侍郎二週歲遷待制公累章乞補外官上不  
從至十餘上執政謂公胡不少留以應格選公但遜謝  
而乞外愈力遂以集賢知潁州自潁而知江寧府過闕  
入覲擢龍圖待制知廣州陛辭上宣諭云已除卿吏部  
侍郎出自朕意不許辭免詔以待制守侍郎公辭曰朝  
廷昨除臣廣東加以茲職今既改新命義不當兼詔不  
許章三上從之優詔褒答其辭甚寵執政方力排垂簾  
事縉紳貶斥者數十人公亦在睚眦間而公中立不倚  
每正色論議不少徇從當路亦不悅公復丐外上深惜  
其去而公懇求不可奪乃以待制留守西都西洛居守  
皆貴近大抵務簡略民事公獨盡心焉太師文潞公嘗  
曰吾閱洛守多矣未有如公能留心小民利病者也且  
曰公所爲甚似趙閱道與李及自洛徙鄆未至復守洛

已而改帥真定時執政起邊釁上方議進取公謝章有  
曰偃兵護塞敢忘師帥之能生事邀功終非朝廷之利  
執政見之大不說會都鈐轄張某素以苛暴虐士卒眾  
積憾謀因大閱教陣射殺之前一日公廉知其狀祕不  
發卽爲檄俾張出按屬州營壘且督其卽去張莫知其  
故頗訝公不得已遂行士卒謀不果發張乃訴公於朝  
謂公無罪摺拾有詔驗實公始具其事以聞詔徙張京  
東公猶移帥許昌不踰月改南都南都地當舟車之衝  
例飭廚傳以說往來雖居守皆貴近然稍忽是輒飛謗

蘇清敏公遺事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至自故事當迎餞外一切置之人亦莫能怨也上數  
欲召公還而大臣素不喜更徙西京未幾復守南都以  
眩疾丐知湖州詔從之幾歲改知杭州在杭凡三年杭  
爲東南會府民物繁富甲天下風俗以侈靡自尙公素  
以簡儉恬靜稱始至吏輩以爲公必革奢費過爲削弱  
以取稟公徐度其宜裁以中制民訟至庭辨析毫釐聽  
斷明審吏不能欺錢塘人至今誦說其政宦遊江閩者  
多自杭乘舟還朝常不下數百員類先權要請託者得  
之以故寒士卑官淹久終不能得公命以投牒日爲先

後不問高下遣之士大夫悅服公厭治劇數丐宮祠不許又求守溫明優詔不從徽宗卽位首召公爲左諫議大夫先是李清臣除門下侍郎薦公自代未幾遂召或謂公嘗貳天官久歷藩鎮今召以諫坡似下遷韓丞相曰昔神宗召趙抃自成都府還將大用之故事當更省府乃但以閣學士知諫院諭大臣曰用趙抃爲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已而果參大政今上召相之以諫坡正用此故事卽欲大用故也未至闕改御史中丞入對言邢恕貶辭不應如此司馬光呂公著皆賢臣直臣不當以爲有罪上云變改神宗法度如何公曰當改上怒目而送之召爲哲宗山陵儀仗使靈駕至鄭道途泥淖行頗不便山陵使章惇欲斬力士改鄭官吏下獄公止之不可遂劾奏章惇素擅朝權天下憤怒今又遷怒戮人怙勢作威云云還朝累章疏其姦章乃得罪蔡京及其弟下在朝廷久植黨自固及上卽位臺諫交疏其姦未報蔡與公素無舊怨公入朝上未臨御間蔡越次揖公曰天子自外服召公還中司今日首對必有高論公答曰方覩聖君不敢以細事聞行自知之晚乃彈

蔡公章出蔡深憾之既而陳瓘江公望何昌言等皆力言未動公語殿院陳師錫等曰明日蔡公不出吾屬何面目以對臺吏乃自草章率寮屬對揚具疏其姦邪狀曰京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患甚大卞雖去位京偃然在職卑污失已無所不至外結后族內事閹人以固其寵若果大用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墮矣忠臣寒心良士痛骨臣非自愛而憂蓋爲陛下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章四上上宣諭曰朕固欲行卿當更奏東朝公退奏書欽聖具疏其姦不數日京遂貶出公

豐清敏公遺事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數言宣仁聖烈皇后佐佑哲宗垂簾聽政多退絀小人洎復進用遂造爲誣謗今宜辨明初上章蔡京尙未罷嘗諷公曰張寂明正坐言宣仁事卽日罷意欲以此動公公徐曰宣仁有大功於天下久爲姦邪所誣稷備位風憲豈可緘默而不爲辨明此大事也雖遠斥所不恨又疏曰哲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爲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以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迷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乃王曾對仁祖所謂檢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

變亂法度不足爲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又以言語不足爲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爲不軌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陛下尙優容之乎祖宗怒之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之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又言責授武昌軍制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大明繼照羣陰廓開俊傑彙

豐清敏公遺事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征姦回竄伏安惇蹇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鎧張商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施行希助惇爲惡布在王言掩宣仁聽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鑑鐸編類章疏隨惇好惡爲之重輕存沒名臣橫遭貶竄祖洽觀望惇意欲擅元豐之末命輕奏王珪圖危正統議罪麗罰宜不在安惇蹇序辰之下又言史官修神宗實錄僅二十年輒以王安石家日錄亂之置而不問修哲宗實錄事未類筆未下議者謂徒爲謗書於後世而相與依違不決如此則何以

取信於天下願選擇史官申飭成書公自建中靖國初入朝論列獻替不一又數言近習之非權貴已不喜會除錢遜爲殿中侍御史公言遜回邪不可任風憲乞用陳師錫如必用遜臣請先罷詔出遜湖北提舉除陳師錫殿中侍御史諫官陳瓘以言事貶公使子弟出城慰勞之且厚贖其行黃策上封章論瑤華事不報公復繳入乞施行由是朝廷有意罷公矣一日聞鎖學士院公謂臺屬曰此必相曾子宣盍其論之具章未上先罷公爲工部尙書乃宣麻相曾布旣降告上命加兼侍讀公

豐清敬公遺事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辭不受乞明越一郡章五上三降詔上親諭之乃受命其謝章云壯哉汲黯坐腹淮南之謀美矣魏公沒爲唐室之鑑內侍已成於怨府豈不思危佞人方刻於言章俄聞報罷上曰佞人爲誰對曰臣謂佞人爲曾布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禮製局大裘成議以金匣貯之公力諫不已一日上問陸佃大裘匣用金纔四百兩此祀天之服恐不當較佃曰郊服大裘以尙質也非惜金但不當用爾上曰旣如是不作匣可也豐稷煎爇不可過矣旣退諸公皆歎息公之守官上之從諫佃謂

李邦直曰使此等人在經筵人主豈復有過邪呂原明建中靖國間爲祕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爲資淺望輕左遷爲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尙書大不平之卽薦以自代薦辭云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惇建中靖國元年方議哲宗配享功臣公爲禮部尙書欲以申公司馬文正配享草奏未就呂原明聞之使萊公見公云二公先朝被罪官爵尙未復盡今遽請配享恐致議論公正色云五王之配享中宗何嘗不得罪但

豐亨敬公遺事

十五

四明訪書  
約圖刊本

有功於宗社則宜享矣於是立入奏竟爲曾布所沮不行不旋踵公遂罷遷禮部尙書宦官宋用臣卒賜諡甚美公不書其敕奏疏駁論用臣姦邪交結中外不當賜此諡公雖罷言職以在經筵每遇講讀當進書輒言天下事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爲上言之公言人主自用則近習悅人主自聖則諛臣進祖宗艱難之大業天下生靈之休戚繫焉聖慮可斯須忘直言正諫乎又言元豐中王師覆於永洛神宗泣諭宰臣悔不用呂公著言今後輕議用兵與卿等刻骨爲戒今河湟羌種



未寧臣願下沛然之詔許其自新不置漢官不留戍兵  
令自擇其酋長朝廷從而命之則所損者遠略之虛名  
所存者初政之仁德可以光昭先帝戒用兵之聖訓後  
遂以董璠爲河西節度使又言唐太宗時魏證引齊威  
公以無忘在莒之論從而警戒之蓋富貴之移人也多  
忘其初臣願陛下無忘龍德宮時則聖德日躋享天遐  
福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年聖人之心顯於名實之  
中則號令信於天下臣願陛下尊賢納諫舍己從人夫  
是之謂建中近習不敢爭爲奇技淫巧侵玷恭儉之化

豐清敏公遺書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戚不敢干預政事招權市恩夫是之謂靖國體元謹  
始之道無以尙茲織錦緣官簾爲地衣公言臣聞仁宗  
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嘗曰朕宮中自奉止於如此  
祖宗家法粲如日星自古帝王踐阼之初未有不以節  
用愛民爲宗廟社稷之永圖奈何奢侈之端生於微而  
不自知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則政事  
荒紀綱亂天下之勢利去矣詔罷之又言陛下卽位未  
久施德日淺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孝復置御前生活  
所以供內庭之用外議不曉聖意竊謂陛下好修造尙

侈輕費用不惜民力臣願陛下約己以養天福愛民以  
永天壽又言難盈者人之方寸之地耳貴不期驕而驕  
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陛下初履帝位罷選卒減苑  
作禁鑊金休工役德意布於四海和氣生於天地年穀  
順成幾徧天下臣願陛下厲精爲政崇儉愛民不移踐  
阼之初心則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又言姚崇勸天  
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  
臣恭惟先帝在御十有九年制生財之法以同民利以  
實國用紹聖元符中匪人用事興起邊患倉府耗蕩百

豐清敏公遺事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姓餓損斥堠雖遠飛芻輓粟以贍戍兵坐困中國勢不  
久支仰賴聖心節用於內息勞於外必先仁覆天下使  
人心和樂天地休應年穀屢豐方能釐補瘡痍庶幾平  
治中夏旣又遠人自服安用進兵耀武以經遠略神考  
以用兵爲刻骨深戒願陛下敬而守之任崇璟之賢而  
不求邊功去惇卞之邪而不窮民力太平之基業實在  
於此洛水溢壤隄舍去應天禪院六聖神御殿百餘步  
公言萬一三川暴溢寧無昏墊之虞乎有司會上朝廷  
賜度牒以修而移爲他用願以禁錢作一大坊以禱祖

宗萬世之靈從之公又言堯舜之世眾賢和於朝萬物  
和於野無他道焉內君子外小人故也爲人上者體堯  
蹈舜必先以是潛於心而戒多欲委任正人不以浮言  
搖動則讒毀之路塞而朋比之風暗然自消王道平朝  
廷尊草茅賤臣皆得竭忠以聞況賢在位能在職乎又  
言大臣與國同體任之不疑則心德惟一天下可合謀  
而治讒間無自而至矣比有議者謂臺諫官爲天子耳  
目選自朝廷則爲大臣耳目矣故諫官不歸於國論御  
史不歸於憲府祖宗法制格而不行先入之言豈無唐

陳師合之意乎又言治世多君子未嘗無小人亂世多  
小人未嘗無君子人主建大中之道以靖人心明乎安  
危之幾取舍之道而已若使君子小人雜處於朝必消  
泰而爲否西京會聖宮奉安哲宗神御詔公與入內都  
知馮經相視時經方用事及偕被命人意公必相權結  
自往及還朝幾兩月除議職事外未嘗有一語經數因  
事稱譽公輒正色不答經歎謂人曰豐公眞清直近臣  
也公自洛使還上眷注意厚執政虛位縉紳謂公當遷  
而公數論事與權近忤大臣無爲公地者小人相與讒

之遂力請外補韓丞相忠彥顧同列曰昔孔溫業不樂在朝宰相相謂可以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今相之亦苦求去吾輩寧不愧前人乎公以議論不合堅欲出竟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自後論公引去益多朝士朱肱以書抵權臣謂如公輩非若鳧雁去來不足爲江湖多少其出入係人望豈可使皆補外乎謁告焚黃至鄉里屏簡騎從入見守令必坐客次守令驚愕出迎公曰桑梓禮然也見鄉人雖田夫農父接之笑語飲食無少間改守越適歲蝗穀價騰踊民病食公發廩振之寮屬

豐清敏公遺事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苦禱待報公曰俟得請民固飢死矣某身任之諸君無累焉分命屬官爲十數所減市價五之二使民各從其居便近隨老少日各執歷就糴一二日公輒親往按視勞問主者眾是以皆爲盡力民賴以濟徐果上書自劾詔原之崇寧初蔡京復得政旣憾公斥已而其黨相與出力詆公無所不至言公元符末召爲左諫議大夫辭免劄子引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夫人主宅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必先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此其

意在譏切先帝坐降職知明州故責辭曰爾頃繇元祐致位近班秦陵察其用心屏居外服朕在位之始選推不次中司八座靡不踐更而進對之間首倡異論以善政良法爲可改廢以附會姦黨爲時忠賢變亂是非深駭聽聞時有大星殞于庭俄有是命越民攀望公舟老幼滿道號呼曰奈何奪吾父乎又言公嘗言諫議大夫以諫爭規諷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陰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醉上心不以淫巧爲末務蕩上意信如稷言則先朝以諫爭規諷爲職者嘗爲容悅逢君之惡矣嘗懷觀望陰害忠良矣嘗以聲色爲常事醉上心矣嘗以淫巧爲末務蕩上意矣如此等語言豈宜上達朝廷流傳四方至章奏宰相章惇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毒流四方感動天變此尤詆誣之甚者也臣嘗以詩書所載考之小人在位毒道四海日月薄蝕天地災變乃商周季世之事豈有席祖宗積累之休膺美成在久之運而遽有是耶禩職知常州故責詞曰朕初纂服首爲言官累有封章語涉譏詆云又言公元符之末召爲言官譏謗

先帝公論爲之不平未至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又言公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在元符初首爲言官倡導姦謀殊無忌憚封章皆有意譏謗先帝臣子不忍道其言辭遂除名徙建州公被謫攜孫姪一二人與居佛寺怡然自得日與衲子輩遊寶客一時杜絕部使者郡守往往皆門生故吏踵門請謁終謝不見燕坐閱華嚴合論鈔其要爲百卷每遇天寧節自謂雖散官流徙昔嘗居禁從必出金就僧寺營佛事一月躬詣焚香建罷散率孫輩已仕者皆就拜具疏以伸天保之報居三歲以九鼎成大赦量移婺州明年彗星見手詔除元祐黨人石刻稍復官爵得自便乃奉祠歸鄉里初祠命至婺公受已將出謝婺人駢擁瞻望幾不可行逮歸過越越之父老相與候於境上焚香迎拜不可勝數觀者歎異然謂公昔帥越有遺愛故若是及至四明州去城尙十餘里士民出迓夾道相屬不絕以至奪挽舟卒絳爭自引之相慶曰公將復用吾徒有所賴矣郡守彭侔蔡京門人也因謁公謂公曰公能得此於鄉人前所未聞也公平生所薦士多

一時名臣每當論薦或緣權貴請屬率不應必推擇乃  
剡奏往往有未相識者人怪問之公曰知賢則薦寧用  
識面耶公在京師鄉人故舊姻戚來者皆館焉退朝還  
第必與之款接果肴數器酒止三行日以爲常或貴重  
客至未嘗有所增益雖晚進後生亦無所忽略公性寡  
言語雖見宰執權要無辭費延見賓客寒溫外或默然  
無一語始未知者以爲簡貴自重不知公接貴賤如一  
也公持定有力陳淵兄弟嘗見之下階未畢進揖不答  
直至下畢轉身正立於尋常揖客處方答幾叟云公爲

壘溝敬公遺事

三三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監司郡守所至以簡儉稱政得民心如古循吏自爲縣  
令襄陽民歌謠之張芸叟書其詞於葉康直碑由汝陰  
移守金陵士民遮留幾不得發貳車臧寓爲序其事刻  
識湖上不過清心寡欲無所用其私而已嘗自謂稷效  
官以來惟知民不可罪吏不足責係乎上之人在此不  
在彼公在封邱時府界教閱保甲內侍都知王中正領  
提舉怙寵驕甚所至縣須索苛極縣吏望風舍館供帳  
特務華潔公待之無適禮主吏請假帳帟什器於民間  
以迎候公曰法所禁也不可中正雖憾公而無以加誣

會公召拜御史因疏言中正所至騷然初不留心職事復縱其下指使巡教輩乞貨願治其罪中正遂罷公爲祭酒時高麗遣使者朝貢請買國子監書籍數十種館伴陳軒牒公請買與之公以謂所欲市者如冊府元龜歷代史敕式之屬不可以與外夷具其事以白禮曹時蘇軾爲大宗伯亦以爲然論其事於朝當時雖不從議者躱之欽聖憲肅皇后諡冊詔公書之公辭素不善書詔不從公見執政言且將復力辭韓丞相忠彥曰上亦知公雖不善書特以大典冊須清德雅望卿大夫書之

魏清敏公遺事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以易公故爾章再上卒不許高麗使者入貢公押宴使者見公拱手曰公昔嘗至吾國中聞公以重望歷顯要國人每稱道公才德今日獲覩風采眞名下無虛士也舒亶同里人也神宗擢爲御史中丞眷任頗厚彈劾無所避士大夫多仇怨之會以誤受學士院公用爲仇家所發坐贓論遂廢於家二十餘年不復敘無爲言者公留守洛舉以自代時執政有與舒不愜者謂公曰天下士大夫固多公何爲舉斯人彼以自盜廢而公爲近臣乃薦之人將疑公公卒不從洎進樞直復薦焉舒用



是獲起守郡鄒浩元祐末除太學博士言者或謂浩遊  
執政門交結其子弟詔出爲襄州教授公言浩文學行  
義端方鯁諒臣嘗薦其改官詳其爲人宜留太學賢士  
之關以師表多士浩卒爲名臣程頤元祐中嘗召侍經  
筵紹聖間以爲朋附司馬光等坐徙湖南公時守洛遇  
之境內吏卒防錮甚嚴頤有門下生追餞欲一見者皆  
不可得公旣見延請慰問寬勉之斥遣吏卒且復餽贐  
使門人皆得送行郭茂鈞時爲京西轉運使語公曰程  
得罪頗重人無敢見者公爲侍從乃若此得無憂鉤黨

豐清敏公遺事

王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公曰程以學術被特起非忝冒也今正以趨向異途  
致是豈有他罪乎官吏過爲非禮以苛待之恐益暴朝  
廷之過稷是以然豈暇以鉤黨爲憂公守杭日以湖秀  
積水害種民多艱食移檄其郡俾出廩以振又上言願  
減本路今歲上供錢斛之半候來年收熟分兩歲起發  
戶部難之以爲乏經費公復言方今民病粒食不給州  
縣以上供促督租稅急於星火民益無聊賴且將轉徙  
則其爲他日經費之慮者尤甚願少紓之以救溝壑之  
急詔特蠲四之一始章子厚當軸得君自專士夫多附

之以公名高屢欲邀致而公不屈欲誣以罪而不可得  
謂公喜恬靜乃數易郡以困之知廣州過闕上面留貳  
吏銓公表謝升遷恩命出於聖意慮煩宸聽不敢固辭  
章益不悅因公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  
之句大惡之故紹聖間哲宗聖眷甚隆而卒不用公平  
生喜誘掖後進若子孫輩躬自爲之講校雖王事倥傯  
不倦也爲國子長貳所與進者若馬涓張庭堅崔仲致  
范致明洪擬等數十人所薦達者如陳師錫朱彥鄭居  
中鄒浩蔡肇輩皆卓犖名世云公未嘗問家人生事自

豐清敏公遺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陟臺省歷侍從幾三十年雄藩大鎮更踐將徧而平居  
自奉衣食如寒士俸賜所得悉以賙親故族人無留貯  
者自洛徙鄆未出境復還守洛及自南都徙洛不踰月  
復還守南都凡迎餞例所當得皆卻不納一切還之或  
以爲恐近沽激公曰吾以爲理不當得豈敢沽名乎在  
諸鎮公使饋給必命先自下僚次第上之已徧乃自取  
以爲常故雖貴顯久而家甚貧薨之日有田七十餘畝  
屋一區數間而已囊篋蕭然子孫惡衣菲食不能自給  
觀者太息每當奏薦常先弟姪逮薨二孫乃未官公自

錢塘詔入爲御史中丞首彈蔡京兄弟皆得罪去徽宗眷遇公極隆言多從之旣而有旨除右丞公對曰陸佃神宗侍從願先用後又除公復曰溫益陛下藩邸師傅願先用上皆從之乃自陳臣自高麗還省先筮今歲久矣願得外郡展省松楸上不從許給告或謂近侍鮮給告例公亦堅辭謂祖宗故事無帶內職任私事者恐議者謂臣變國家法乃得蘇州留候郊祀舉行俄聞召蔡京還內直公朝辭上勞之曰行召卿矣公曰昔唐明皇任姚元崇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從其言如轉圜故

魏清敏公遺事

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開元承平天寶播遷臣願陛下深戒之蔡京旣復用乃極力詆公追官至親改其制曰豐稷外示重恬內實險阻仍進擬安置新州上曰稷嘗爲經筵官且老矣遂免南行蔡京雖力詆公然以天下士論所歸欲蓋其惡一日公鄉人蔣安義入都謁蔡蔡曰識相之否蔣噩然佯曰雖鄉人不識也蔡徐曰相之清德雅望特議論不合爾公爲章疏必於密室躬自剡寫子弟多不得見退多焚藁登對還家默坐終日人不敢問建中初召入接門人故吏未嘗語及時政及降充寶文閣待制其責辭

云登對之初首倡異論以良法美意爲可變更以朋邪  
姦黨指爲善良人始知公嘗盡言天下之事無所隱忌  
也公平生操履自窮約至貴顯終始不渝老矣而規矩  
如晚進後生終日靖默若不能言者而治事繁劇戒斥  
胥吏與夫仕宦進退得失榮辱之際聲色不動人莫見  
其喜愠居閑端坐觀書終日不語或至踰月不飲宴亦  
不作閑文字在襄陽時嘗作易傳以授宋次道晚解論  
語禮記數篇一言之出皆可貽後世謳歌雜說未嘗過  
目家治嚴肅子弟不冠帶不見闔門內外僅百口而門  
庭若無人聲飲食衣服身過儉約遇當登對則內外必  
易新衣春秋棗盛時享必豐待賓客盡禮平居不燃燭  
中堂青燈一炬危坐至夜分乃寢五鼓卽起整衣以待  
旦處暗室無人侍側常若對大賓略不跛倚居官所雖  
見將吏卒伍必正衣冠無墮踞容與人不爲崖異進見  
者得盡款密而終不敢干以私待賓客未嘗夜宴爲西  
都留鑰時文潞公在焉每會亦至暮而罷潞公召公逮  
夜亦辭以歸終身守法度不少過焉公與曾子固章質  
夫深相契重而不許子宣子厚之爲人二公柄用時公

乃力言其惡不以二人少貸也劉仲馮同年席友也及奉使失職公亦上章彈之不恕然皆知公之公直終不少憾大抵公恬於仕宦難進易退爲言官不卹身患直道事主憎惡近習小人多怨之在建中初彈內貴至引仇士良故事爲禮部不肯書宋用臣諡敕及乞納元符所得傳國璽於永泰陵中隆德宮芝草生上駕幸觀之公表言陛下未事宗廟而先祥瑞姦人自此得計矣凡事三朝歷諫官六任危言讜論不卹忌諱故眷注甚厚而姦人側目終以此得罪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

豐清敏公遺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廷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閑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聲妓饌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晚益喜老釋之說習導引服氣逮薨鬚鬢不白學佛者宗師如善本輩皆機語相契薨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肇中語如平日公長子安常以儒行名太學魁南省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公時留蜀後事不能舉諸生贖錢二百萬以贈安常之妻子氏泣辭曰兒夫節清行高不可以此汚之竟不受

次子太常亦早世娶虞部員外郎陳術之女安常兩子  
公貴已官其一太常亦兩子序在次遇郊恩公欲先大  
常之子以慰其母心陳謝曰長幼之序不敢侵願俟後  
郊乃從其志公之清德刑于室家婦人女子所爲猶卓  
絕如此公之諸孫皆能廉恪持其門戶有自來矣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道贛石扣  
門通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公遭際盛時受知神  
廟逮事泰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  
從歷三十年直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

豐清敏公遺事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章奏隨手焚藁晚陷鉤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  
了翁誌公之墓猶止敘次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  
已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二兄相繼淪亡漸時  
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後嗣俾公之遺  
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考載罪在漸輩賴外兄  
穎昌郭維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據其  
本末歷歷如數一二間於縉紳故家求得遺文猶有  
存者亦庶幾焉幸加編次以垂永久朴於先生尙預  
門下士仰惟公清德重望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表表

在人耳目中興天子追褒賜諡足以發潛德之幽光  
矣豈待斯文而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退不求聲  
名今之所錄非以夸世姑著爲家法云爾迺不敢辭  
門人章貢李朴識

豐清敏公遺事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印本

豐清敏公遺事

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辭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學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議論之遒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

豐清敏公遺事

後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尙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辭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



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歿于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

樂清教公遺事

後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駟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問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宋禮部尚書敘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豐公

墓誌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曾祖衍不仕祖表贈朝奉郎父祿贈通奉大夫公嘉祐四年及進士第初任亳州蒙城縣主簿歷眞州六合主簿襄州穀城縣令丁大夫憂服除以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越州山陰縣丞未赴河北京東安撫使安燾辟高廟嫌諱當公事還朝復用安燾辟借著作佐郎奉使高麗書狀官使還遷著作佐郎知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開封府封邱縣召上殿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官制行易通直郎監察御史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擢吏部員外郎以嘗言右丞王安禮避嫌不就提點利州路刑獄哲宗卽位再遷承議郎移成都府路召拜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轉朝奉郎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轉朝散郎上幸太學命講尚書無逸面賜金紫遂兼侍講遷權刑部侍郎乞外郡紹聖元年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知江寧府過闕拜龍圖閣待制知廣州充廣東經略安撫使陛辭留拜吏部侍郎

復丐出以待制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移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復知西京明年移知成德軍兼眞定路安撫使轉朝請郎改知潁昌府西京北路安撫使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復知西京又知南京以疾乞知湖州俄徙知杭州浙西兵馬鈐轄轉朝奉大夫上卽位轉朝散大夫召拜左諫議大夫未至拜御史中丞改工部尙書兼侍讀遷禮部尙書復乞鄉郡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降授寶文閣待制知明州未至落待制知常州貶海州

團練副使睦州

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除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建州居住移婺州居住敘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以大觀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積勳至上柱國縉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公娶李氏太寧郡君陳氏文安郡君男三人長安常試太學正次大常壽州壽春縣主簿皆早卒次希仁承奉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蘭中謹次適奉議郎郭受孫男四人長濟遼山縣尉治承奉郎渙漸未仕孫女一人適承議郎張琪希仁得迷罔之疾不能當大事濟自遼州棄官承重而歸以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庚寅葬公於

鄞縣通遠鄉銀山妙智之原門人敘復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敘次

追復樞密直學士誥

建炎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朕惟元祐之丕平雅有仁皇之至治其魁傑之老名德之臣風聲足以立懦而激貪字量足以鎮浮而勵薄典刑尙在想見其人故朝散大夫豐稷識趣恬夷標度凝遠好學如顏子能克己以爲人養氣若孟軻不動心而勇義精忠峻節直道危言果見嫉於姦朋久投閑於散地顧賢人之出處豈爲軒冕之去來然君子之盛衰實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三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係國家之輕重肆子纂紹跂念老成懷殄瘁以興悲詠熬遺而竊歎載還樞直併直文階庶國是之攸歸見朕心之所嚮尙期英爽服此寵休可特追復樞密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

賜諡清敏制

不遜聲色曰清 務時成志曰敏

敕君子勇於爲善恃後世之不誣朝廷厚以易名本先王之成憲參稽諡法六家之議度越春秋一字之褒其惟至公可詔不朽具官豐稷養氣如孟子好古如揚雄

清如范丹無近名之累正如汲黯有可績之言身被三朝之知望傾一代之士乖逢旣異出處莫齊秉心有常世俗自變直道不回姦邪所憎朕思古之有爲先急賢以自翼文武欲盡方下詔以旁求典刑雖存痛老成之不待成帝憐丙吉之後文宗歎魏證之賢何必同時乃獲見異尊其二美以表大節垂之百世以勵將來惟爾不亡知朕之意可謚清敏

尋訪子孫劄子

紹興二年

尙書省劄子臣寮劄子伏見故御史中丞豐稷以忠清

豐稷公傳附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顯直言觸權臣死於謫籍士論冤之比來朝廷追贈黨籍之人官其族裔恩數優異獨稷之家未曾被受雖聞有贈官與台得恩澤指揮緣稷之子皆早亡惟有孫二人長名濟曾任京官知廣州清遠縣令已六七年不知存亡次名治曾任京官監揚州州倉建炎三年死於金賊其妻子見在明州居住孤弱失所無力前來行朝整會是致其家久不霑恩欲乞朝廷特於指揮下明廣兩州守臣并廣東轉運司尋訪豐稷諸孫具長幼名次年甲點檢詣實申奏乞朝廷詳酌將合得恩澤依次補受

降付身責付被蔭之人親自承受其有追贈官品亦乞  
檢舉降告責付其家庶使存歿受賜上副仁聖褒賢表  
直之意小貼子稱契勘前來有豐徹等累經朝廷投狀  
陳乞恩澤皆是豐稷姪孫卽非直下親嫡今來所乞劄  
付明廣守臣并廣東漕司尋訪須委的是豐稷親孫或  
曾孫方可具名申奏

國史傳

豐稷字相之明之鄞縣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  
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眾惶擾莫知所爲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  
召對問卿昔在滄海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  
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  
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  
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爲殿中侍御  
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  
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  
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  
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

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未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効之奉世嗣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旣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詣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三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

聖賢公遺事附錄

六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未孚歟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倖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間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蓋論京姦狀旣而陳

璿江公望皆言之不能動稷詣陳師錫等言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錄今方修哲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尙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哲宗升耐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

學海敏公遺事附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  
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中宗何嫌於配又言陛  
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  
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  
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  
黃絁服御用縑縉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  
之厚將處以尙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  
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  
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



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坐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史臣曰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處勢則然也至於萬折必東則其性無時而不正故水幾於道君子以之觀熙豐至於元符三四年間國之是非非非蓋五變矣而安覲稷履之如一朝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直哉若人未易爲區區小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丈夫言也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守山閣舊藏豐清敏公遺事一卷明景泰六年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四明豐慶所刻慶清敏十一世孫也按趙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豐清敏遺事一卷李朴所編豐公稷言行陳瓘敘次及復官賜諡制尋訪子孫劄子國史列傳附于後朱文公爲後序此本後序居附錄前餘並與附志合惟附錄國史傳後有新增附錄注孟子三章幸學詩和呂大防韻一首宣和遺事一則曾南豐贈行歌一首元袁梅撰祠堂記一首慶自跋云遠祖清敏公遺事一編先君子典教維揚時嘗筆之于家譜中正統

豐清敏公遺事

識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乙丑慶謁宗人彥功于上虞復得刻本與先君所錄同但篇中章惇惇字不書以御名二字注之避光廟諱豈刻于此時耶謹加校定重壽諸梓其門人陳忠肅所敘次及當時褒謚綸誥宋史列傳皆仍其舊復葺公遺著并南豐先生贈歌袁學士祠堂記併附于後然則慶得南宋本重刊而新增附錄則其續輯也此書未經四庫著錄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據亦祇從此本影鈔可知其流傳之少矣清敏氣節凜然爲北宋名臣其說孟子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

之者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及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章朱子嘗采入集注又於此錄爲之作後序其見許於紫陽可知李氏編次不冗不夸足與了齋墓誌宋史本傳互相參政今爲重校傳世其次敘悉依趙氏附志凡慶所新附竝從刪汰以符宋本之舊讀是書者庶幾頑廉懦立無愧古人非徒爲收藏家備一櫛而已咸豐二年餞春日金山錢培名賓之甫謹識

跋

余自幼喜訪求鄉先生遺聞軼事讀因學紀聞評詩曰  
詩言志人心正畏者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遂筆  
之於記嗣檢宋文鑑得其詠荷花全詩文得辭充左諫  
議大夫及上張虞部書二文更於袁絜齋集得先生祠  
堂記其作樓攻媿行狀曰豐清敏鄉之先達也賦荷花  
詩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其跋休叔全所  
藏東坡帖曰吾鄉清敏豐公致身常伯累鎮大藩而資  
產纔七十畝爲元祐名臣蓋清敏從學於王鄞江先生

豐清敏公遺事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稻下收秉松閒拾樵處士生涯淵源有自紫陽稱其清  
明純絜而無一毫之歎絜齋稱其真積方久德盛仁熟  
自頂至踵全體精明有本者如是豈偶然哉今讀興國  
李先生朴所著清敏遺事一卷自受知神廟逮事泰陵  
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  
道危言一一著之清敏紹薪傳於鄞江付衣鉢於興國  
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師弟子所繫  
之重若此顧清代四庫僅入存目流傳因之不廣今遺  
事依錢氏小萬卷樓叢書本刊行而錢本則依趙氏附

志凡豐慶所新附者竝從刪汰以符宋本之舊余既不  
敢有所增損然平日留心訪求者又不忍棄置於是更  
輯清敏詩文及奏疏別爲一卷而遺事附者旣依錢本其  
汰者則依煙嶼樓本別刻之續得者增之壽鏞謬承庭  
訓披檢先人諫草益裨觸於懷大業艱難生靈休戚亦  
清敏眈眈意也高山景行其何能已乎然則斯編之刊  
非徒爲一鄉之私而已若夫李先生朴典國人紹聖進  
士嘗言孟后不當廢勒停尋以陳瓘薦徽宗召對首言  
士大夫從僞學敗壞心術性鯁直操履勁特天下高其  
名瓘爲吾鄉寓公學博行峻其汲引不苟旣有足徵神  
宗嘗謂諫官舒亶曰豐稷論事最誠實亶之詩文見於  
延祐志者余方搜集成書亦可相與輝映矣至祠堂記  
爲絜齋之文非清容之文蓋錢氏承豐慶誤也民國二  
十年六月後學張壽鏞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豐清敏公遺事新增附錄

遺書四

十一世孫豐 慶編次

後學天台陳 聰看詳

註孟子三章 朱子集註中錄出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豐清敏公遺事新增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做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齧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曰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幸學詩

和呂大防韻

鳳幄雲開日月章  
九霄鳴蹕下虞庠  
朝元俊事鴻成列  
拱極名臣玉照行  
問道賈生稱五學  
乞言戴聖美三王  
上心夙悟周公戒  
天下安危自一堂

開封府學石刻

送豐稷

曾鞏

桃華染破南山青  
漢江此時春水生  
客舟相語人夜起  
勁艦亂江羣雁聲  
之君飄泊動歸思  
告我舉裝千里行  
閱材壯思風雨發  
綠鬢少年冰雪清  
讀書一見若經誦



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  
嗟從薄祿困流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強學  
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據案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蒙成  
雖知璞玉難強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迺知確  
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元豐  
類藁

祠堂記

宋 袁 燮

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節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  
傑之士天資高學力固不爲世俗氣味之所誘怵此之

鹽清敏公遺事新增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甚異於常人也嗚呼若尙書清敏豐公者真所謂豪  
傑之士也歟歷事三朝以道自任巍乎如泰華之崇如  
金石之堅凜乎如冰霜之潔夷險一致始終不渝公道  
賴以維持善人賴以植立至今海內咸推尊之蓋嘗誦  
公之詩有曰日月往來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  
知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  
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簞  
食豆羹得之不得死生分焉呼而與之不受蹴而與之  
不屑人之本心何嘗不剛哉物欲搖之不能無動而本

然之剛轉而爲弱矣弱而不返以順爲正自同妾婦豈不悲哉公之使絕域涉巨海震風折檣勢將覆矣恬弗爲懼正色立朝辨宣仁之誣排章蔡之姦論熙寧之法度以爲當改寧與時忤不爲已計非有得於心能如是乎內而退朝之後外而公事之餘一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圖史自娛不侈奉養不畜妾媵蕭然一山林學道之士也名位清顯餘三十年所得俸賜散與親故家無餘貲歲晚還鄉有田纔一十畝做廬僅十餘間陶然自適年逾從心鬢髮不白陳忠肅公謫居於鄆於是得朋病且危猶與陳公對話清爽如平日然所養之深於是可覘矣公之四世孫有俊收儀真崇尙風教以公熙寧中嘗主簿六合也爰卽縣庠繪像祠之昭乃祖之高風勁節而囑憲識其事惟公言行之懿難以枚舉然其源於是心者後學之所當知也表而揚之觀者悚然濯磨舊習跂慕前修而知立身之要者如是庶有

公之踐履非有意爲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於中襲取於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

進無疆老而彌篤哉覽者盍致思焉

宣和遺事一則 壽鏞案原書題次在幸學詩後而未列口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為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著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著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表文云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為曠職竊原作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句當者緣蔡京身為禁從外結后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

豐清敏公遺事新增附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婿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閒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遺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日即在外則問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凶醜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

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  
從

豐清敏公遺事新增附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清敏公遺事新增附錄

遠祖清敏公遺事一編公門人章貢李朴所錄紫陽朱夫子爲之後序先君子典教維揚時嘗筆於家譜中正統乙丑慶丁內艱還鄞謁宗人彥功於上虞復得刻本其辭與先君所錄者同但篇中章惇惇字不書以御名二字註之避光宗廟諱也豈刻於其時耶卷尾朱書歲在庚午仲春重葺而表襮皆洪武中廢簡則葺於國朝洪武廿三年也嗚呼先公以聖賢之學直諒之節進與時忤卒老謫所誌墓者既不敢述其詳作史者又不及竟其實嚮無此編則其正言讜論豐功偉烈千百載下

豐清敏公遺事新增附錄 識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幾泯乎此上世之所梓行先君之所重錄蓋非直不忘先德實欲後人邈流求源範文獻而廣孝敬也謹加校定重壽諸梓若其門人陳忠肅公所敘次及當時褒諡綸誥宋史列傳皆仍其舊題爲附錄復蒐輯公所遺著作并南豐曾先生所贈歌行袁學士所撰祠堂記併附錄後藏諸家塾庶幾成先君之志尙俟徵文獻者有所覽云景泰六年歲在乙亥九月既望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十一世孫慶

謹識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後學鄭 張壽鏞詠覽輯

敕

工部員外郎敕

敕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蓋宮室械  
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共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  
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莫斯為重爾性資  
方厚居官可紀往佐爾長職思其憂以稱意朕可樂賦  
贊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一四刻校書  
續增附錄

宋禮部尚書清敏豐公贊

明 李堂

穀城清平臺諫直貞力扶元祐獲罪崇寧孤忠勁節止  
學完名卓哉清敏永冠四明

右為李堇山鄉先生贊十五首之一堇山

湖語清敏公贊

清 全祖望

宜之侃侃難進易退舍香對命百僚所畏鮑倚亭文集

詩

襄陽人歌

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李朴編清敏公遺事

泛舟城南

清 全祖望

十里荷花句就千林莠草魂銷試看炎威如許依然風

格孤高

句餘  
土音

記

紫清觀蓮花塘記

清 全祖望

宋尙書豐清敏公之故居在桓溪旣貴後在月湖而其園在城西清敏身後築紫清觀以奉祀元時豐氏他徙其地爲人所侵布政公於明正統中自定海歸鄞失其故居卜之遇豐之革喜其與姓符次日訪得紫清觀於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二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城遂復先業其事甚奇崑山葉文莊公登之水東日記歷傳學士考功父子中興甚盛考功晚年以放蕩廢家日落其後建昌雖以甲第繼之弗能振於是豐氏遂衰而紫清觀不可問觀本附郭繞觀三里皆曲塘妙蓮彌漫水中甲於四明蓋猶豐氏之物也嗚呼人心畏暑水面搖風清敏所以折巨奸者以詠蓮之詩著則是蓮也關乎元祐黨人之逸事蓋比之指佞之草而清敏又嘗領鄉郡黃僉事楊教授皆以清敏嘗知明州而未是卽其甘棠也七百年以來光景長新過斯塘者宛然巖巖

諤諤之風裁園雖亡其人如在焉古人之足爲蓮重者  
茂叔之學統清敏之風骨茂叔之行藏非若清敏之時  
也故茂叔之所寄託其言渾然而清敏則侃然要所謂  
出淤泥而不染其志同潔其行同芳清敏之後爲吾鄉  
四姓之渠名德接踵監倉太平二公之忠節吏部父子  
之講學定城之吏治至有明而爲布政學士二公之直  
諫俱不媿於花之君子清敏之澤遠矣今豐氏之子孫  
蕭蓼衰替蓋亦極盛之後難繼歟荒郊斜日遊人增感  
然而清敏之蓮非僅其子孫之所當護惜者也理義以  
爲雨露名節以爲風霜瞻仰舊德其必有肅容而至者  
矣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紀事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哲宗元祐三年二月己丑以  
左諫議豐稷爲國子司業揚王顥荆王頊嘗令成都  
府路走馬承受官造錦地衣稷獨奏劾以爲近屬奢  
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  
如是天下必太平矣不數日稷罷言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宋紀元祐六年十月庚午哲宗幸



國子監行釋奠禮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  
元祐八年二月己酉高麗遣使買歷代史及冊府元  
龜等書禮部尚書蘇軾言宜卻其請省臣許之軾又  
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詔書籍曾經買者聽

壽鏞按李朴撰遺事云公以謂所欲市者如冊府元龜歷代史敕式之屬不可以與外夷云云卽此事也  
五月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  
臨請以唐宰相陸贄奏議校正繕寫進呈

紹聖四年十一月丁丑詔程頤涪州編管坐與司馬  
光同惡相濟也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壽鏞按李朴撰遺事伊川坐徙湖南公時守洛遇之境內門下生追餞欲一見不得公復餽贈云云所謂湖南與涪州異攷年譜亦云涪州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不知李氏所云湖南何據

元符三年九月童惇乞越州當與之初臺諫豐稷陳  
師錫陳瓘屢劾惇有以定策時異議爲言者帝不用  
定策事貶但以不職罷

壽鏞按李朴撰遺事屢載公劾章惇疏至此惇罷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翰林學  
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  
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假然在職

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覲大用京好大喜功銳於改  
作若果大用必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祖宗基  
業自此墮矣是月辛巳稷登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  
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爲聖母主張乎當紹聖  
元符間章惇蔡卞竊弄威權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  
元祐皇后於瑤華宮京皆與有力焉惇卞之惡賴陛  
下神斷投之外服而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  
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宗  
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也

聖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五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壽鏞按李朴撰遺事奏言字句稍有出入其時章惇  
上或前後不同耳又按元符三年九月徽宗已卽位  
蓋哲宗崩在正  
月故稷云云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八月陳瓘進日錄辨

壽鏞按李朴撰遺事公以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家  
日錄亂之云云與陳瓘以人臣私錄非朝廷之典意  
同或同  
時上奏

五月乙丑詔知越州豐稷奪職又詔應元祐竝元符  
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覿  
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  
竝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崇寧元年秋九月丁酉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  
元符皇后罪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  
戶參軍黃履邠州團練副使安置曾肇豐稷陳瓘龔  
夬等十七人於遠州已丑御史付中書省應元祐貴  
籍并元符末敘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人

於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

文彥博呂

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  
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  
清臣蘇轍劉奉  
世范純禮陸佃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  
蘇軾  
范祖  
禹王欽臣姚勛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  
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六十四卷 續增附錄

約刊本

趙鹵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  
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舉鄒浩張  
舜民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  
秦觀湯醜杜純司馬康宋  
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  
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  
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  
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陳邦  
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  
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  
陳彥熱劉昱魯君脫韓政  
內臣張士良等八人  
張  
良魯巖趙約譚辰楊  
傅陳詢張琳裴彥臣  
武臣王獻可等四人  
王獻可張  
遜李備胡

田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

五年正月庚戌三省同奉旨敘復元祐黨籍曾任宰

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  
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  
經第二等韓忠彥曾布范

純禮安肅劉孝世  
輕第三等黃履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九人蘇軾

世曾擊鄧浩朱光庭輕第二等孔文仲范純粹豐稜  
王古張舜民朱師服謝文曜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

三等陳次升郭知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弟

章朱紱葉祖洽 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鄧考甫張庭堅馬涓封覽民輕

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體係

孫胡端修趙令汲吳安遜王箴曾紆江公望李口

汪衍梁寬沈千晉與宗王樞陳師錫楊瓌寶陳方貴

安期高斯蕭元趙越滕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孺高茂

華鳳陽裴陳察廖正一劉唐老楊彥璋張恕梁士

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張夙經第三等 選人呂諒卿等

秦希甫都貺鍾正甫許端卿同級 六十七人 輕第二等呂諒卿鄭俠余爽范正平楊泚

馮百乘趙珣李傑李賈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慶方

信之張集黃策周永徽鮮于綽王貫蘇迎檀固何大

受于肇黃遵万俟正許堯輔楊肱胡良海君俞憲宗

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盥侯顯道周遵道林廣

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潛董庠蔣津王守鄧允中梁

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江洵王公彥方适鹿欽茂華  
世英呂彥祖何大正 先是詔毀元祐黨人碑更不許  
衡鈞表公適王察 以前事彈糾至此更敘復黨籍也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約圖刊本 七四明叢書

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繩皆寫此經往豐稷爲楊畫

棧表言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  
亦有巨浪使人臥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  
唯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  
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袁燮跋林叔全藏東坡帖云吾鄉清敏豐公致身常伯  
累鎮大藩而資產纔七十畝爲元祐名臣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  
志也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全祖望補宋元學案引呂紫微曰名本中豐公相之清

祭陽孫

節自守一意直道而未嘗絕物與祭陽公同在經筵  
有女之喪嘗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定無過戚相之  
云正爲未能如此

朱弁曲洧舊聞云豐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  
之不附已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豐曰  
曾公眞拜相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設施始得子宣  
聞其言怒甚翌日罷爲工部尙書故相之謝表云內  
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於封章俄聞報

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宣又不果也  
曾敏行獨醒雜志云豐中丞相之紹聖閒數任言責有  
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  
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指陳不  
稍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爲之掩覆也

陸游渭南文集云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上前曰司  
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耳  
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  
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間眾正畢集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與陳忠肅公俱極諫  
官御史之選而所言則有婉直之異陸楚公佃每以  
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清敏  
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

嘉靖寧波府志云豐清敏宅縣西南五里董母墓北宋  
工部尚書豐稷致仕歸由小溪鎮之蕙江徙居於此  
徐兆昂四明談助云城西豐清敏公宅在董墓東北隔  
一小河地名馬圍武陵桃源諸水由西塘河進城匯  
爲月湖其正脈隨水東北行由北郭堰進城融結爲

城北小山結爲府山桃源諸水之支港亦東行至此故水木明瑟爲一方之勝清敏公自尙書致仕歸由小溪鎮之蕙江徙居於此後又別建第於月湖嘉定閒月湖丈尺圖云豐尙書宅凹處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約在今東岸歛喜庵之南時稱西湖豐氏明時學士熙復建第於城西故址人稱豐榜眼宅又別有第在虹橋巷

延祐四明志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

壽鏞按鄞

縣志引葉盛水東日記豐布政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庚六徙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居定海

順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四明按書

約圖刊本

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將合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僞窮無聊有語慶者曰大慶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之勝盍圖之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豐符吾姓意者地必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所修郡志云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又得觀之站基舊藩於鄉人備載圃地三十餘畝爲其鄰所侵尋皆倍直贖之

光緒鄞縣志引楊文懿公云豐清敏故居在縣南句章鄉清敏後徙郡城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西湖豐氏本自馬湖來清敏公始居西湖其別業則在城西豐氏官位於四姓稍次而人物獨巨清敏公第一公子安常第二揚州監倉泊

之死節第三吏部誼之儒學第四制使有俊之理學  
氣節第五太平判存芳之死節第六共六望其入明  
後表載學士熙一望

全祖望湖語注云宋時大坂田爲豐氏物蓋其宅適在  
靈順宮之北鄞獻表云馬圍豐氏在宋有進士七人  
明時進士四人貢士一人

本傳

王傳東都事略本傳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也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察御史裏行言王安禮不可知制誥及安禮遷翰林學  
士復力言之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路  
刑獄哲宗卽位徙成都府路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  
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  
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  
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  
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  
內一言於細瑣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



行習俗自美中國既安遠夷向化矣遷右司諫改國子  
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  
郎時苦雨雪稷上疏曰自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何  
嘉祥未臻而沴氣斯應豈應天之實未至事天之禮未  
備畏天之誠未孚與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者與天  
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願陛下昭聖德畏天威延  
問名臣總正萬事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  
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如祥風六親和於內  
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部侍郎出知  
河南歷真定潁昌應天府湖州杭州徽宗卽位以左諫  
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稷對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  
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垂簾聽政退黜  
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  
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今修神宗實錄願擇史臣  
申飭成書又數上疏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  
拜相稷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尙書布遂相從禮  
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賈文閣待

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建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續錄本傳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利路憲哲宗立徙成都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遷右司諫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祭酒兼侍講拜刑侍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侍出知河南歷

寧海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眞定潁昌慮天府湖杭徽宗立以左諫議召道除御史中丞左遷工書徙禮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待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越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乾道四明圖經本傳

豐稷字相之邑人也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 歷襄州穀城令韓持國維曾子固輩相繼守襄陽之二 於朝是時兵部侍郎葉康直方爲光化令亦有能名韓公嘗曰

豐葉二令它日必皆清近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  
城清如水平如衡以選知封邱縣大臣薦其清修儉直  
宜爲御史乃除監察御史襄行爲御史三歲彈劾不避  
權要神宗嘗謂臺諫曰惟豐稷論事最誠實後自成都  
府路提刑召爲工部員外郎復以薦拜殿中侍御史改  
國子司業除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遷太常少卿國子  
祭酒兼侍講刑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自潁遷  
待制移知廣州過關入覲留拜吏部侍郎丐出累典大  
藩召拜諫議中丞工部尙書責降敘復提舉亳州太清  
宮以薨被遇三朝出入數十年終始一節清德重望著  
於天下性嗜學逮老不衰素恬靜寡言語平居危坐終  
日不跛倚常若對大賓雖見卒隸必正衣冠無倨惰容  
追復樞密直學士諡曰清敏

寶慶四明志本傳

豐稷字相之鄞人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第歷襄州穀  
城令韓維曾鞏相繼守襄奇之薦於朝是時兵部侍郎  
葉康直爲光化令亦有名維嘗曰豐葉二令它日必皆  
清近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元

豐元年安燾使高麗辟爲書狀官還循兩資三年自封  
邱縣除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除翰林學士上數稱之  
稷言安禮性行淫僻師言鄙之擢在詞禁將何以訓多  
士儀四方乞寢成命其彈劾不避權要類如此五年除  
吏部員外郎時安禮爲尙書右丞稷乞避安禮元祐二  
年自成都府路提刑召爲工部員外郎以胡宗愈王觀  
薦除殿中侍御史尋遷右司諫三年親王有令成都府  
路走馬承受官造錦地衣者稷白御史中丞胡宗愈請  
率僚屬言之宗愈未決稷卽獨奏劾謂二聖以節儉化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五 四明叢書

鈔園刊本

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如此官吏輒承奉宜皆糾正其  
罪監察御史趙屺時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  
屺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  
矣不數日稷徙國子司業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太常  
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刑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知頴  
州移廣州過闕留拜吏部侍郎丐出累典大藩徽宗皇  
帝卽位韓忠彥言豐稷可作諫議元符三年四月拜左  
諫議大夫隨遷御史中丞七月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錫  
同奏章悖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

以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祖宗付陛下震之上帝命陛下誅之九月又連疏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冀大用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大用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陛下去卞不早旣去又不能正典刑以明罪惡京以此窺陛下故愚弄朝廷玩侮國章臣恐天下有識之人豪傑之士皆解體矣旣而稷登對極論鄧洵武向宗良爲京幽黨陰爲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游揚近列要路大爲國害又上疏論近習懷唐書上殿爲上讀仇士良傳方讀數行上曰已諭稷爲不聞者讀畢乃止十月曾布將拜相稷謂臺屬布以內侍進交通詭祕畜其論之章未上徙工部尙書尋兼侍讀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權禮部尙書崇寧元年五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曾布言豐稷助元祐之人詆毀先政可見朋比出知越州改明州九月責授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其後敘復提舉亳州太清宮以薨諡清敏

舊志所載甚略今據續通鑑添

延祐四明志本傳

豐稷字相之登進士第爲襄州穀城縣令縣號劇邑稷以善政平治曾鞏韓維相繼守襄交薦之葉康直宰光化襄人歌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康直後爲兵部侍郎元豐三年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自潤州召知制誥安禮在潤飲刁約家爲姦利事稷力攻之不報復遷翰林學士稷數上疏神宗諭之曰安禮事誠有之朕以其兄安石姑全容之安禮入政府稷出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召爲工部員外郎以胡宗愈王覲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七 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薦復爲殿中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所以爲則於四方之內一言於細旃之上思所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旣安四夷誠服矣荆揚二親王有教下成都承受製錦地衣稷劾違制徙國子司業薦陳師道鄒浩晁說之爲學官歷起居舍人

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元祐八年春大雪稷言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事畏之道未至袖仇士良傳讀於上前且曰內侍近習政有所干願昭聖德總萬事以答天譴改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徙六州徽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首疏言司馬光呂公著皆賢直不宜以罪黜貶上曰改先帝法烏得無罪稷曰法有不便誠當改上目送之遂入疏論章惇誣罔宣仁太后神宗寶錄悉以王安石日錄亂去取蔡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八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京下兄弟植黨已久若大用必誤國由是皆坐貶會會布入相稷將論之首罷稷工部尙書兼侍讀改禮部尙書蔡京入相追貶司馬光立黨碑稷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清敏

光緒鄞縣志本傳

豐稷字相之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第

乾道主簿六合圖經

袁燮豐清蒙城名臣言行錄續集爲穀城令縣號繁劇稷以善

政平治延祐韓維曾鞏相繼守襄州奇之薦於朝時葉

康直令光化亦有名襄人歌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

平如衡元豐元年  
○案陳龜撰稷墓志作熙寧十年差一年安燾辟爲書

狀官慶志從使高麗○案孫公談圃楊康節奉使高麗豐稷爲掌棧表與宋史本傳及寶

異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眾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

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宋史本傳還循兩資寶慶知

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

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本傳

會大臣薦其清修儉直宜爲御史乃除御史裏行○案

本傳監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本傳王安禮除翰林學士上數稱之稷言安禮性行淫

僻擢在詞禁將何以訓多士儀四方乞寢成命寶慶志爲

御史三歲彈劾不避權要神宗嘗謂臺諫曰惟豐稷論

事最誠實圖經徙著作佐郎本傳五年除吏部員外郎安禮

爲尚書右丞稷乞避寶慶志出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延祐志

案本傳作提點刑獄元祐二年召爲工部員外郎以胡宗

愈王覲薦除殿中侍御史寶慶志上疏曰陛下明足以察

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

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



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方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中國旣安四夷誠服矣

延祐志

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

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竝密令蜀道織錦

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

奉承皆宜糾正旣退御史趙岷

○案錢志岷誤作峴謂曰聞君言

使岷汗流浹背傳本不數日徙國子司業

賢慶志

薦陳師道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一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鄒浩晁說之爲學官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

○案清敏遺事哲宗

時攝職中書數月絲綸所播天下傳誦以爲得西漢體太常少卿國子祭酒

延祐志

國子監西門稍僻閒有潛出者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

不能止及稷爲祭酒命闕門撤去訶伺而士莫能出丞

相呂大防聞之歎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

之可謂以德服人也

李朴豐清敏遺事

哲宗視學幸國子監稷

講尚書無逸終篇賜三品服

宋史嘉禮志○案本傳作賜四品服除刑部

侍郎兼侍講傳本與王覲偕使遼爲遼人所重

宋史王覲傳

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寶

未至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

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

本傳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東都事略願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

事本傳延問名臣任賢責成東都事略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

侍居外者樂正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

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穎

州江寧府本傳移廣州過闕留拜吏部侍郎賈夔志又出知

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本傳歷眞定穎昌應天府湖杭州

言行錄○案咸淳臨安志元符二年以龍圖閣待制知杭州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

魏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刷刊本

亟徙六州本傳徽宗卽位韓忠彥言稷可作諫議元符三

年○案咸淳臨安志三拜左諫議大夫隨遷御史中丞

賈夔志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

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曰論京

姦狀本傳復疏言司馬光呂公著皆賢直不宜以罪貶黜

帝曰改先帝法度焉得無罪稷曰法有不便誠當改帝

目送之延祐志○案陸游跋武威先生語錄稷論事上

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

非罪乎稷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與延祐志微異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京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

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本傳連疏言京下兄弟同惡誤國下

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日夜交結內侍

戚里以冀大用陛下去下不早又不能正典刑以明罪

惡京以此窺陛下故愚弄朝廷玩侮國章若京果大用

天下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矣又極論鄧洵武

向忠良爲京黨陰爲游揚進列要路大爲國害寶慶志京

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

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本傳復奏

章惇當國七年竊弄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三十四明使書約圖刊本

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祖宗付陛下震

之上帝命陛下誅之寶慶志惇由是坐貶延祐志又論龍圖

閣待制徐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爲輕重存歿名

臣橫罹竄斥罪不在蹙序辰下詔落鐸職宋史徐鐸傳將祀

南郊有司欲用黃金飾大裘匣稷屢言之陸佃亦謂大

裘尙質加飾非禮帝遂罷之宋史陸佃傳錢道擢侍御稷劾

其同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道則願罷臣乃

以道提舉湖北常平宋史錢道傳時宦官漸盛本傳稷屢言內

侍郝隨不聽曲洫舊聞因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

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

○案延祐志稷讀仇士良傳於

上前在元祐八年論大雪事與本傳異

曾布得助雙暉將拜相稷約其僚

共論之本傳章未上

賢慶志

轉工部尙書

○案曲洧舊聞曾布疑稷不附已密

遣客察其意曰曾公眞拜如何稷曰也只看其設施始得布聞言怒甚翌日罷爲工部尙書

兼侍讀

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

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

本傳

舉呂希哲自代

宋元學案

論內副都知宋用臣謚議稱公非所宜言

宋史宋用臣傳

且不當賜美諡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

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

墨海敬公遺事續增附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

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

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

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綠宮簾爲地衣稷

言仁宗衾褥用黃絕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

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尙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

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

本傳

出知蘇州

○案蘇州府志言未赴改越州今攷

吳郡志題名有豐稷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據是稷實莅任蘇州志云未赴誤

崇寧元

年二月知越州

吳郡志

蔡京得政修故怨本傳追貶司馬光

立黨碑

延祐志

稷降寶文閣待制知明州

墓志○案全謝山紫清觀蓮花

塘記云黃潤玉楊範皆以清敏嘗知明州宋史無之殆出於豐氏世譜是未收忠肅所撰墓志也

俄奪

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

○案宋文鑑稷方貶謫時詠荷花有人心臣畏暑水

面獨搖風之句蔡京見之曰此人肯受籠絡耶又案清敏遺事章惇當軸以稷賦荷花詩構難不已搜取疏稿

莫字不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移越州除

名徙婺州

言行錄○案本傳及延祐志作徙建州

稍復朝議郎本傳提舉毫

州太清宮

○案言行錄作提舉明道宮

還鄉家無餘貲陶然自適陳

羣時謫於鄞稷病危

清敏祠記

將易簣清敏遺事追復樞密直學

士賜諡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諡皆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三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以清得名本傳稷性質方厚

蘇轍撰豐稷工部員外敕

為子孝為吏廉

進而立朝

朱子清敏遺事序

三任言責本傳上自宗廟以及人主

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朝廷卿相之重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

清敏遺事序

每早疏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

藁未嘗以時政語人

本傳

獨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圖史

自娛

清敏祠記○案安世鳳墨林快事豐稷書慈給承明寺碑記海內少見開大而不吝弛謹密而不拘

曲馳騁於意象之先從容於筆墨之外年方強仕喪其

蘇蔡黃米之美無不挹取而不用其筆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膳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

清敏遺事名位清顯餘三十年俸祿散與親族

清敏祠記

一意直道

而未嘗絕物

情敏遺事

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

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

本傳

稷長子安常以儒行名太學

宋元

元豐五年進士

圖經

再任太學正年三十而卒

學稷案

葬會稽子孫有家上虞者

嘉泰會稽志

孫治有傳

蔣學鏞鄞志稿本傳

豐稷字相之從學鄉先生王鄞江致登嘉祐四年進士

初任襄州穀城令韓維曾輩相繼守襄奇之以廉明薦

是時葉康直令光化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

平如衡

此本賈慶志

元豐元年從安壽使高麗海風折檣幾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覆稷獨神色自若後知封邱神宗召對問海中遭風波

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其常憑仗威靈尙何畏

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撓出惇陳州哲

宗時爲殿中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

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偏聽

生姦獨任生亂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劉奉世

卅立夏國嗣會其嗣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

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荆揚二親王密令蜀道織錦茵

稷白中丞胡宗愈宜率屬言之宗愈未決稷遂獨奏其

僭侈且請治官吏承奉罪監察御史趙屺時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不數日徙國子司業薦陳師道鄒浩晁說之爲學官轉祭酒車駕幸太學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歷官刑部侍郎兼侍講哲宗親政召內侍在外者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不聞登進忠良豈宜首召近倖出知江寧河南二府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曰極論蔡京姦狀既而又論京下兄弟同惡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及神宗實錄混淆願加申飭時宦官漸盛稷懷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爲不聞讀畢乃止曾布以嬖近之助將入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尙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於外天下安矣又嘗論錢適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又言必用適願罷臣改禮部尙書議哲宗配享稷論當用司馬光呂公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

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爲靖國帝將  
大用之而積忤貴近不得留以樞密直學士守越曾布  
蔡京互修故怨貶海州團練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徙  
建州稍復朝請即卒年七十五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  
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朝政語人所薦  
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皆知名當世宋史本傳  
稷方貶謫時詠荷花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  
蔡京見之曰此人肯受籠絡耶見宋文鑑建炎中追復學士  
諡清敏初文彥博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

——建炎中追復學士  
——文鑑

——宋史本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云

### 四明談助本傳

豐稷字相之受業于鄞江王先生正議樓公之門登嘉  
祐四年進士初任襄州穀城令以廉明稱元豐元年從  
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折檣舟幾覆公獨神色自若知  
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  
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哲  
宗時爲殿中侍御史上疏論時事徽宗立入對極論蔡  
京奸狀旣而又論卞京兄弟同惡擊之不已京遂去翰



林時宦官漸盛公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  
帝曰已諭公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尋陞禮部尙書帝  
將大用之而曾布蔡京互修故怨貶置台州徙建州稍  
復朝請郎卒年七十有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  
王深寧七觀以古之遺直稱焉詳聞志子安常元豐五年  
進士從孫至紹興十二年進士事闕無考孫治監揚州建炎  
三年死於金人之難其子誼甫三歲棄道旁見者憐而  
養之其後高宗特賜褻恤湖語注本於始興志誼官吏部侍郎其  
弟謨爲定城令皆不愧古名臣湖語所謂相之侃侃難  
循吏真不愧也

著述

古易正說

魯詩正說

禮記正說

春秋正說

以上見寧波府志

孟子注

見宋元學案

渾儀浮漏景表銘詞四卷

見鄞縣志 壽甯案畢沅續資治通鑑神宗元豐五年正

蘇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二天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月評定禮儀官歌陽發進新造禪儀浮漏命集  
其記爲元豐禪儀法要公之銘詞卽銘此也

詩文輯存一卷

奏疏輯存一卷 以上張壽鏞編輯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清敏公遺事續增附錄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序

案趙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豐清敏遺事一卷李朴所編  
明景泰閒豐布政慶重刻之採輯較廣其閒布政曾得  
刻本於上虞則又有洪武本今其書不易見余得咸豐  
閒金山錢氏鈔本卽小萬卷樓叢書本也繼又得同治  
閒吾鄉徐柳泉先生鈔本於馮君孟頴錢本據守山閣  
舊藏明刻本卽布政刻本也稍有更定汰去布政所增  
錄以復宋本之舊徐本則從抱經樓盧氏鈔本轉錄大  
率悉據布政刻本李氏文筆樸茂於清敏畢生出處去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之節鉅細無遺足補史家及墓志之闕然諸本各有  
訛脫盧徐二本尤甚雖經徐氏校正八十餘則其錯脫  
猶未免今據錢本廣參諸本細加推校著爲校勘記一  
卷其顯然舛誤者皆不論凡柳泉先生一言之善不敢  
遺略其有未盡更爲辨正庶幾紫陽韓文攷異之例云  
壬申四月縣後學張壽鏞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遺書六

後學鄞 張壽鏞詠霓編

若素權要請託 案盧氏抱經樓鈔本徐氏時棟鈔本  
并作素若徐云苦誤若錢本作若素按若素二字  
連上讀若素者慮之若素也

詔公劾竇 徐云劾疑核

會高選館職 徐云高誤當

引嫌自列 徐云列疑劾案自列自論列也諸本并同  
不誤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軍賊王冲劫略商號金洋閒 商號抱經樓本徐本  
作商號徐云軍賊疑案軍賊爲名稱如海盜鹽梟  
之類號地名作商號不典

遂爲險軍所擒 徐云險疑陝

會遇燈火蕭然 徐云蕭然下疑有脫案蕭然意承前  
簡儉爲說故下曰蜀人歎服其俗頓革辭意充足  
非有脫也

細旃之上 諸本并作旃徐校作旃

頓起謂公曰 徐云當有脫誤

少常兩月 徐云上未言公受命此處卽云爲少常似有脫文

學省庠序之士 徐云學省疑國學

朝廷昨除臣廣東 徐云東疑州

睚眦 徐鈔本誤眦睚

飭廚傳以說往來 徐鈔本作悅

過爲削弱以取稟 徐云以取稟三字疑案謂吏探公

意故減削費用以稟公取進止也

邢恕貶辭 徐云辭字疑案後文有邢恕之私言輒誣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等正謂此辭字

上未臨御閒 案閒字盧本旁貼疑之徐云不誤蓋謂

上未坐朝時爾

晚乃彈蔡公 徐云晚疑旣案不誤早朝罷晚乃彈也

上下治亂 徐云上下疑天下案續資治通鑑外編作

天下從之已更正

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 徐云害字貫下文似

當作誣字案害有誣義不誤

豐稷煎燭 徐云煎燭謂瑣碎煩瀆也今俗語猶如此

案揚子方言煎火乾也集韻燭同聚方言聚火乾也二字義同據此當爲燥急意觀前力諫不已之言可證

遂罷遷禮部尙書 徐云當衍遷字

釐補瘡疣 徐云釐字疑案釐理也

庶幾平治 徐云或上或下疑有脫字案庶幾平治爲

句中夏旣久遠人自服爲句文勢自順不脫

有司會上朝廷賜慶牒以修 案會字盧本徐本作曾

徐云曾上下似有脫字修下亦似有脫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潛于心 徐云似有脫誤案文意顯然順治不爲害也

選自朝廷 徐云朝廷當誤否則當有脫句案選自朝

廷謂廷選廷推也諫官當簡自帝心選自朝廷易

出阿私恐爲大臣耳目

豈無唐陳師合之意乎 徐云唐陳師合疑又云此二

行不甚可解未知有脫誤否

可以少警 徐云數語似有脫誤又云意明而辭約當

是出處如此案少警謂少奏彈之警也

諸公 錢本作論公當從諸字已更正

苦禱待報 徐云禱請也或誤

徐果上書自劾 徐云徐字亦通然恐後之誤案徐字

似不誤

知明州 徐云公知鄉郡謝山不知出處謂當在家牒  
中前余據陳忠肅撰公墓誌考定之宋元四明六  
志校勘記中今遺事亦明記其事然則謝山亦未  
見遺事邪案陳誌謂知明州未至實求知溫州未  
允之誤會而四明志太守題名記則遺之

至章奏宰相章惇 徐云章奏之章疑衍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美成在久 盧本美作羨錢徐一本作美徐云美字是  
也案美成在久見莊子

然謂公昔帥越有遺愛 徐云公守越亦守明蓋公守  
明日忽未施政卽改常州故云

奪挽舟卒絳 徐云絳當絳按絳大案也不誤

果肴數器 果肴徐鈔本作菜肴

轉身正立于尋常揖客處方答 徐云答下或脫揖字

案徐說非是

幾叟云 案幾叟爲陳幾叟名淵尹文靖門人也徐本

空疑之也非是

自爲縣令襄陽 盧本陽作昉徐亦然錢作陽是也徐  
校改亦作陽

幾不得發貳車減寓爲叙其事 徐云貳車當屬下減

寓蓋稱減之官案宋有貳車之官見二程遺書不

誤

公在封邱時府界教閱保甲 徐云府界句疑案保甲

盧本徐本并作保田誤府界猶府治府屬也

須索苛極 徐云需須或通

聖清教公遺事校勘記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指使巡教輩 徐云教疑徽案教謂教閱者與上文貫

公以謂所欲市者 徐云以字疑衍案以謂連用漢人

尤多非衍文

以湖秀積水害種 案盧本徐本積作稷誤徐云湖秀

疑

移檄其郡 徐云公守杭郡移檄其郡更是何郡當有

脫誤上言水災下言賑饑中脫文必多案湖秀是

湖州及秀水移檄其郡乃鄰郡也並非脫誤

錢斛之半 盧本錢斛疑徐云錢斛猶今言銀米不誤



而卒不用 徐云上疑脫大字

或以爲恐近沾激 徐云沾下疑失一名字又云若有

名字則激字何着案沾沾名也激矯激也不誤

常先弟姪 盧本徐本姪作姓誤

公鄉人蔣安義入都謁蔡 徐云安義疑有文別有一

篇在乾道四明圖經中而其人小人也金人之亂

至爲所用案四明圖經卷十東嶽行宮記安義作

也

居閑端坐觀書 徐云閑當閒下同已改正

豐濟敏公遺事校勘記

六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晚解論語禮記數篇 徐云朱子采公說注孟子則公

必有孟子解可知案朱子作遺事後敘有然使讀

公書者之語公所著書多矣今載寧波府志孟子

注見宋元學案惜不傳

家治嚴肅 徐云家治疑倒案治教也義亦通

闔門內外僅百口 徐云依文僅字疑誤案僅有多義

後人多用之不誤

墮踞容 徐改作惰居容墮踞義亦通

二公柄用時 案公字盧徐本作出誤

劉仲馮同年席友也 徐云年疑覘案宋人亦稱同年  
如曾子固稱東坡爲同年友之類是也

學佛者宗師如善本輩 徐云學佛者宗師當有誤且  
此數語甚可不必案學佛者宗師猶云佛學大師  
也

次子大常 徐云原鈔此作大常後皆作太常諸本并  
同疑案公曾官太常次子以官名當作太常

統校遺事凡諸疑義輒就所見補正違失其有未  
知姑仍闕如後之君子其其斟焉

豐清敏公遺事金山錢氏鈔本 咸豐二年

朱子序

遺事本文 及李氏跋尾

遺事附錄

墓志銘 陳瓘

追復樞密直學士誥 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賜謚清敏制

尋訪子孫劄子 紹興三年

國史傳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錢培跋尾 咸豐二年

跋中自言依趙弁郡齋讀書志附志次敘凡豐

慶所新附並從刪汰以符宋本之舊云

豐清敏公遺事徐鈔本

同治十一年

錄抱經樓鈔本

首遺事

自公諱稷至有自來矣

李朴撰次

跋尾李朴自撰鈔本原照遺事低二格寫

次遺事後敘

朱子作紹興二年夏

次遺事附錄

嗣孫慶編次

天台後學陳聰看詳

墓志銘

陳瓘撰

追復樞密直學士誥

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賜諡清敏制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尋訪子孫劄子

紹興三年

國史傳

新增附錄

注孟子三章

朱子集註中錄出

幸學詩

和呂大防韻石刻在開封府學

宣和遺事一則

曾南豐贈行詩

祠堂記

袁燮撰

原作袁楠已更正

豐慶誌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豐清敏公遺事校勘記

十四

約

豐清敏公爲吾鄉大儒亦爲北宋名臣而無專集行世何也蓋公爲章疏於密室退而焚藁雖子弟多不得見遑論後人況崇寧之初刻石端禮蘇黃張晁秦馬文集悉行詔毀尊堯誌墓敘官而已行且不傳文之泯泯亦宜公薨於大觀元年十二月距崇寧五年正月敘復元祐黨籍才一年餘耳嗚呼姦邪欲困以道路年逾七十連徙八州跋涉舟車鬢髮不白往來日月蚤夜心源其所養可知已林泉之樂歲月無多卽景生情自有篇什今乃斷圭碎玉等於毫茫再不哀羅益將星散爰就見

豐清敏公遺書

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所及積以半載功夫更得馮君孟顓李君續川相助編輯公之奏疏曰奏疏輯存一卷公之詩文曰詩文輯存一卷更取金山錢氏小萬卷樓本李朴撰遺事附者陳瓘撰墓誌建炎追復學士詔賜諡制尋訪子孫劄國史傳以合趙弁讀書志附志所著者爲一卷豐慶新附者曰遺事新增附錄爲一卷壽鏞續增者曰遺事續增附錄爲一卷復以錢本與徐鈔盧本對勘斟酌字句曰遺事校勘記爲一卷都爲六卷總名曰豐清敏公遺書自慚謫陋挂漏殊多邦人君子幸更廣之至公之子孫

或遷上虞或遷衢縣九宜攷也壬申六月後學張壽鏞跋

豐清敏公遺書

跋

一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